春秋讞

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

元年春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作丘甲者謂不以甸出甲士而使丘出甲士也蓋

古者謂甲士皆曰甲故趙鞅言晉陽之甲尉止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五　　宋　葉夢得　撰

成公

元年春

三月作丘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

作丘甲者謂不以甸出甲士而使丘出甲士也蓋古者謂甲士皆曰甲故趙鞅言晉陽之甲尉止言

西宮之甲作者時起而用之不以為常猶周官黨
正言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之
類者是也此云丘使莫知其所謂何休附會穀梁
之說以為使丘民作鎧若爾文當云丘作甲不得
云作丘甲也丘既作甲則下之包井與邑上之包
縣與都丘皆在其間何不直言井作甲而中舉丘
乎先王丘甸之法不可見世皆以司馬法準之自
甸而下所出者牛馬而已至甸而後出甲士步卒

今起於丘故譏杜預言之是矣公羊之意或同此故言丘使者若役其人之謂而何休不能了也

秋王師敗績於貿戎

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春秋外中國者有矣然未嘗沒其中國之名晉而謂之貿戎縱失戎罪而加晉以未嘗為之惡非獨亂名而已賞罰如是可乎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

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

曹無大夫吾嘗言其非矣憂內者謂魯以四卿皆出春秋憂其內空故公子手見曹無大夫今亦以大夫出以解免魯之罪意與穀梁言舉貴者畧同

其辭益誕矣此其自為説之弊也何休妄以王魯
言之不惟不可訓亦非傳本意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
奈何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
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
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
草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

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
法斮於是斮逄丑父
齊侯以六月敗國佐以七月來此齊侯敗而遁歸
諸侯之師追至於袁婁故遣國佐如師自當言使
不為佚獲起也君不使乎大夫尊不敵也今言師
不言郤克猶趙盾而言諸侯會晉師於棐林稱使
固不嫌豈在以佚獲賤之乎佚獲之事穀梁不言
惟左氏公羊載之固未足據穀梁不為義可見其

非經義何休乃以魯無君高子來盟不言使為比
若是則楚屈完來盟於師亦齊無君乎
十有一月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
婁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
前會見公子嬰齊以公欲之故不沒公以見貶令
人嬰齊而自秦以下諸侯之大夫皆人者以見盟

出於嬰齊疾其以夷狄專中國公與諸侯之大夫靡然從之故皆降而稱人則公亦人也此其貶不獨在嬰齊以為得一貶焉嬰齊之罪前未有見若之何獨於此而貶自秦以下稱人者皆微者乎

三年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

傳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之則非一事而再見者自當如常文内大夫舉氏外大夫舉國故雞澤之盟先書陳侯使袁僑如會再書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會與盟雖若一事然卒之有會而不盟者則會與盟終二事也故袁僑猶再

見齊侯使國佐如師及國佐盟於袁婁如師與盟亦二事而國佐不再見齊者以制在國佐而貶其專也荀庚孫良夫若各以其君命來聘因以尋盟則當如陳袁僑再書晉荀庚衛孫良夫矣今不書而與國佐同則非尋盟也葢專盟也

五年

梁山崩

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

溺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沵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說已見沙鹿崩 案左公穀三傳皆無此讖盖原文已佚

六年春

取鄟

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於邾婁諱亟也

非也說如取根牟杜預言附庸國者是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
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
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
據左氏齊自鞌之敗復朝晉而事之蟲牢之盟再
與會焉此晉所以使我復歸其田也齊頃公固非
齊之賢君審如傳言雖勾踐不能過齊可以霸矣
何其不少見乎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此與紀裂繻母命之已命之各因事一見正伯姬雖賢後以論書共姬褒之足矣何自納幣録而不已乎婚姻之道定於納幣而成於逆女二者皆常禮不書書歸而已必有見焉然後隨其事而著之故有納幣而不言逆女者有言逆女而不納幣者有納幣逆女並言者不可以爲常此但見其始正故於納

幣示之若逆女則此已見自不必再書也

衛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

傳固云天子一娶九女宋二王後得脩其禮物與天子同則媵亦當三此經所以記三國來媵之為得正也言録伯姬其失與前同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

傳以此爲内辭蓋與言來歸子叔姬者同意夫逆
喪而不以大夫來則使魯自歸之乎何内辭之云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録伯姬也
致女者父母没三月廟見成之爲婦也說已見穀
梁言録伯姬其失與前同
十年
齊人來媵

媵不書此何以書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
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
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皆以為録伯
姬至齊人來媵則曰三國來媵非禮也蓋公羊於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言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
之故以三國為過不知宋二王之後也微子之命
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孔氏言二王
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則二王後

皆用天子禮樂矣故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
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三國媵豈非以天子三夫
人制歟禮世婦獻繭於夫人夫人副褘而受之與
祭祀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副褘王后之服也先儒
皆以為二王後之夫人從王后之制則媵亦宜備
三夫人之數矣且伯姬之死固賢孰與孔父仇牧
之死其君然孔父仇牧止得一見不應伯姬自納
幣至致女三媵及葬纍書而不已此蓋不知求之

於宋是以愈迷而弗悟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

王大夫出奔不言出三公出奔言出三公論道經邦與王同體所與共天位者也若大夫則分職任事有司之守而已言周公則與祭公異不得言自私土出也

十有五年春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於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

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於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

此謂仲遂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也罪不在歸父父方歸父使於晉而未反宣叔欲正仲遂之罪當盡逐其族何獨施於歸父而存嬰齊仲之罪猶在也且是時季文子尚為政歸父去留非臧宣叔所能專據左氏歸父聘晉蓋為欲假晉去三桓以張公室未反而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其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

逐東門氏若然蓋季文子怒歸父欲去己假仲遂為名而逐歸父但不當云逐東門氏爾傳蓋不知其詳而誤傳之其言遺歸父之家者則是也所謂後歸父者非後其世後其祿也大夫出奔爵祿有列於朝謂之有後爵祿無列於朝謂之無後臧紇奔邾所以據防求後於魯歸父之家既盡逐則無後其祿者故以其弟嬰齊後之嬰齊既後歸父自當從王父字氏仲是以卒而見於經為仲嬰齊歸父

字子家左氏復記子家子有子家羈別為子家氏此疑羈後歸於魯以自別於仲氏者嬰齊之後為叔仲於奚仲梁懷仲遂之孫自為東門氏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於鍾離

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殊會外吳是也但以為辨內外則淺矣夫言會則是外為志吳主之也吳楚皆夷狄楚與諸侯會申以爵見而主會何獨不外楚而外吳乎申會晉與魯皆不在所以愧諸侯之在會者而見諸侯之爵猶楚子之爵也吳則魯與晉皆從焉若與申同書則天下無與治吳者矣此所以會又會歟先書僑如會士燮以下見諸侯皆從晉而我會之也後書會吳於某見吳欲為會而我與諸侯皆從之也此

非公羊之所知

十有六年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於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

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

會不恥也曷為不恥公幼也

據左氏公以叔孫僑如譖而不得見故不恥不見

公而書非致會之謂也且公即位至是十六年矣

不得謂之㓜盖傳自拘其得意致會之例不知僑
如之事而意之爾其以致會起問者謂不當致而
致也
曹伯歸自京師
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於曹何易
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内也公子喜時在内則何
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内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
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諸侯出奔名所以別二君吾嘗言之於左氏矣此
曹伯負芻雖見執公子喜時不為君而逃於宋曹
内無君故負芻不名與衛叔武在内不立衛侯鄭
奔楚不名同也豈難易之謂哉春秋之文固有示
褒貶者有別嫌疑者雖以生名為惡然出奔歸入
而名者所以別嫌疑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於招丘
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

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
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
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
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
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
內大夫以使被執其復皆致重正卿以告廟也故

文之單伯賂之季孫意如叔孫婼皆致則見其復也行父被執不以歸而舍之於招丘與公俱還當與公皆致則無以見其復矣故於其舍之書不地則不見其不至晉而歸矣故地也國君有罪而執正卿正卿得釋而書其舍此理之常然經何所怫而仁之以是姑息哉據左氏晉本無意執公請止行父而殺之者僑如之謀也則所謂將執公而行父請代者亦未必然蓋欲成其仁之之說也

十有七年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軫

非此月日也曷為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為公請公許之反為大夫歸至於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然後卒之

十一月無壬申此經成而誤也杜預之言是矣凡

預以長歷推經或在其月前或在其月後不可一二為義何獨嬰而云云乎且凡卒大夫以公卒之為文不以國人卒之為文也何為待君命然後卒大夫若史待君命而後敢書卒則公許之後即成之為大夫固當從嬰齊卒之日而書之也何必待公公之至必公卒之然後成其為大夫則固當從公卒之之日而書也何必追其前卒之日二義皆無當則經安用顛倒其日以迷罔後世乎然則以為

嬰齊在晉而請復公者與左氏所記不同據嬰齊蓋同公於會既還道病卒於後猶仲遂卒於垂後之傳寫者或誤其日為壬申傳不能辨而妄為之辭也

襄公

元年春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取彭城以居魚石非封之也不與楚之得取宋邑故繫之宋此傳所謂地從主人俄而可以為有者也豈所謂專封哉

二年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

凡傳設此辭皆以傳疑猶前春秋有譏父老子代者未知其在曹與在齊與後言曹伯廬卒於師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之類非以為義也而何休乃謂公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有惡故傳依違不正言者妄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於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此荀罃以鄭數叛城虎牢以逼之使懼而聽命非欲有其地也故不嫌於取不繫於鄭何中國之諱

乎伐喪雖春秋所惡然有輕重不得以並貶鄭自
是服遂爲蕭魚之會此固遂之善者安得謂之惡
三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如會猶如師也諸侯本不約陳會而陳侯自使袁
僑請之故使大夫與之再盟非後會也後書鄭伯
髡頑如會亦然

五年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柰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

攄左氏鄫蓋求屬於魯以為附庸者故廹於莒請

我並使以恖於晉不正其有國不能自立而假鄰
國以為重終於見滅故貶之爾如傳所言取莒之
子以為後此乃鄫自絶其世非莒之罪經安得無
異文而反以常法書莒滅鄫鄫立莒子則子孫皆
已亡矣後亦不得再見其言皆妄當從左氏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
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吳以國稱者君也以人稱者大夫也此以大夫會文
自當然若以君會當如鍾離殊會吳矣何不辭之云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
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
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
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

侯於鄰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非也說已見左氏所謂為中國諱者蓋以其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以是為髡原所以弑者故為中國病而諱之若然非諱中國乃申弑者得有辭也可乎

九年春宋火

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

人火為火天火為災左氏之言是矣據左氏經無書火者惟一見於周宣榭而公羊穀梁皆作災則春秋固不記火也災以謹天變火則有人為之者亦不勝記也而二傳獨以陳災為火公羊又以此

宋災為火蓋二傳初不别天人但以大小國邑為
辨故一之而不復校當從左氏
十年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
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
之主有故反繫之鄭
凡戍皆以捍外患為辭戍衛戍陳是也此蓋諸侯

遂城虎牢以逼鄭繼又會伐而鄭內有三公子之難遂暫服諸侯因以歸之忍楚以其從晉來伐故為之戍則虎牢復以還鄭矣所以繫之鄭既而楚救至鄭又叛附楚諸侯明年再伐而卒為蕭魚之會然後遂定以經次之其序當然兩歲之閒鄭乍叛乍服不常左氏載之先後亦失其序説已見左氏今云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若是又何以戍云乎杜預言偪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以還此

近是而非若未還鄭則未可繫鄭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

周制諸侯大國次國雖不同皆有三卿特命於天子與其君者有隆殺未有二卿者也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傳豈以命卿為說乎然古者諸侯本無軍教儲以賛元侯遇方伯出軍則以卿率其所

教之民從之卿不得有其軍以卿將兵周之末造也晉作三軍又作三行皆有卿將而魯有四卿出伐又何擇於天子之命卿乎此蓋傳不知諸侯無軍之制誤認周官大國三軍次國二軍之文以為魯次國當有二軍以二命卿將之故此以三卿作三軍為譏不知周官之文乃諸侯惡其害已而益之者吾於春秋考論之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

公羊前於隱傳宋人伐鄭圍長葛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謂實圍也今言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而益之以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則是謂非實圍諱取邑之辭爾一例而為二說則將安從考之於經有言伐而不言圍者有言伐言圍而不言取者有言伐言圍而言取者其事各不同邑固未

有直言圍與取者則凡圍邑取邑皆因伐國也然伐未必皆圍圍未必皆取則凡書伐而不書圍者為實不圍之辭乎為圍而不取之辭乎書圍而不書取者為實不取之辭乎為諱取之辭乎既以謂之諱矣則取長葛何以獨不諱度傳意此例似特以為内言者是於内為實於外為諱也然按下云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若已取台則無事於救是我亦未嘗失台也其言反覆皆無據以實言之

邑之圍即伐之圍不當離而爲二伐而言圍言取者皆正其伐之道吾說已見前則邑無不言圍者以邑不言圍爲例者皆妄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

大夫無遂事不可槩以公不得爲政見譏吾前言之矣此救台入運罪在未出疆而遂也

十有三年

夏取詩

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五年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非天子之大夫天子之上士也天子大夫之田視

子男劉夏而大夫則稱劉子矣葢天子之上士以

名氏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公羊傳讞卷六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

元年春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

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不貶絶以見罪惡也貶絶然後罪惡見者貶絶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

諸侯之尊弟兄本不得以屬通所謂母弟稱弟母兄

稱兄者非以為凡母兄弟之稱以為必有見焉而舉重之稱也若無所見自當從常文公子友如陳葵原仲之類是也㨿殺偃師事在八年之春此以大夫出會自當從常文書名氏何用必欲見陳侯之弟而謂之貶哉且春秋者史也史者各從其先後日月以紀事而非通一代之事追記而書者也今自後觀之知其嘗殺偃師方會鄟時㨿尚未殺偃師安得預見其惡而貶乎蓋傳於隱四年書翬伐

鄭不稱公子已誤以為貶弑公故於稻亦云而不悟也　傳言將若公子牙是也稻殺偃師據左氏蓋二妃之嬖公子留有寵哀公欲奪偃師而立留以留屬稻故哀公疾而稻殺偃師以立留則偃師之死哀公實啟之也所以楚師滅陳放稻而殺孔瑗稻必有為之辭者矣經主稻以見殺特以其不當承哀公之邪心而從之爾則稻之殺偃師何由見於八年之前而謂之將哉且偃師未嘗君而謂

之弒又以見傳之陋盜殺蔡侯申以賤猶不得以君臣言之而謂之弒偃師未君而言弒斯亦不足以為經矣　招雖未必殺偃師而以招主殺者春秋之義也若乘陳之亂假招以為辭而滅陳者此自楚之罪春秋豈縱失楚子之惡而歸之於招哉今以言公子而不言陳侯之弟為見其將又以不言公子而言陳侯之弟者為以親者弒兩辭皆以為貶則名實何由而定春秋豈為是紛紛也

三月取運

運者何内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

言内邑是矣不聽非也叛而從莒爾故言取内取外邑之辭也不聽伐之而已何以取為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

鍼固未必大夫也以其出奔罪秦伯不能容故以

親親責之而已若遂以此為有大夫則妄吾前言之矣大夫以道去其君猶謂之放而不言奔今秦實仕鍼於晉未絶其為兄之道何得遂以出奔之辭言之且於經何以見也

叔弓帥師疆運田

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

前書取運者乘去疾不得於國人之際取之而未

暇定其境故又乘去疾入展輿出奔未有與争者遂别於莒而溝封之師師云者脅運使從己也若以為畏莒莒亂且未必能自守吾何為而畏彼哉

四年

伐吴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吴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吴吴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周官言大封之禮合衆也所謂封者封國也故巾車言五路之用曰以封同姓以封異姓之類若諸侯各以其邑賜其大夫此非封也猶王畿食采之地爾晉陽為趙鞅之邑曲沃為欒盈之邑之類是也楚以彭城與魚石吳以防與慶封亦猶是而傳皆以專封言之誤矣且封之為言為之制其畿疆溝洫城郭之名非與之之名若楚丘緣陵遷其居而立之國此乃可以專封言爾

九月取鄫

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内大惡諱也

滅自爲滅取自爲取二名不相通吾於左氏言之矣鄫蓋先滅於莒後復封之以爲附庸故我乘莒亂既取運又取鄫傳蓋不知二名之辨而妄意之爾不然鄫已前滅矣今安得復有鄫乎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

傳前誤以二卿解作三軍蓋正以今言舍中軍惑之謂魯先有二軍添中以作三軍也故今言舍中軍謂之復古而後以三卿為問謂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所以解前不言作三軍之意恐疑於五軍之中也其為説雖甚勞要之非經意蓋未見左氏所敘事而妄意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

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莒無大夫非也吾前言之矣以為重地皆非是説

已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

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瀆泉地名非以泉名兩國交兵所包地亦廣何止
在一泉之上乃不以其地地而以泉地乎
秦伯卒
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春秋外楚外吳外徐三國皆聖賢之後以其習於
僭亂而為中國患故外之秦出伯翳雖近西戎而
未嘗同好僖之十五年書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始
見於經即得稱爵與中國諸侯一施之此秦穆公

也葢其誓猶録於書决非用夷禮者春秋㕣嘗狄之哉所謂匿嫡之名於經皆無據傳但見秦伯之卒赴以名者少夫赴以名不以名各隨其俗或諱於前或諱於後不可知經但從其告則書之爾按詩秦穆公娶於晉獻公其夫人為晉女生康公故渭陽之詩言康公念母則康公為嫡子矣文十八年卒經書秦伯罃則嫡子未嘗匿名可見公羊之妄也

八年

秋蒐于紅

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葢以罕書也

非也說已見大閱

九年

夏四月陳火

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

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

則陳存怖矣

陳火左氏作災當從災外火不志存陳者春秋之意也諸侯滅國多矣經獨於陳致意焉者為其三恪之後武王所封以祀舜而絕之也陳已滅而猶見葵陳哀公陳火者蓋楚以其滅之不義非他小國之比懼諸侯之討故猶為之告葵告火若云吾復欲封陳而不敢有故經因而書之伐其詐而見陳之不可滅者雖楚猶知之所以存陳也令乃云

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以為存陳之悕似以為楚意者此四言惟滅國一條為罪其餘謂楚能閔陳而悲之為美可矣滅國而録其罪豈春秋之義哉何休以為天存之尤妄天有愛於陳則不焚之矣不惟非經意亦非傳意

十有一年

大蒐于比蒲

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

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

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

築防也

傳例世子君在稱世子君没稱子凡未踰年之君

不稱子而稱世子者或挈之以見正或與之以見

善挈之以見正者鄭忽是也所以别突之不正也
與之以見善者蔡有是也所以見其能效死其國
以盡其爲子也今乃曰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且善
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傳以爲春秋之義也靈公
雖弑父何以絶有使不得爲子哉不成其子而反
謂之世子是乃所以爲子也其說固自不能通矣
所謂誅君之子不立者於經亦無見内則桓公弑
兄所當誅也而不絶莊公之君外則楚商臣弑父

所當誅也而不絶莊王之君不知傳為何據用之

築防其説尤陋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此即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

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猶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以為義則在我爾傳聞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為說固失之矣又以公子陽生之事不知前見北燕伯款出奔齊故今齊以高偃納之于陽猶言納頓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櫟衛衎之夷儀也其文豈不明甚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

為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固不可知然經凡言納者皆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為篡是以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于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為史以記事之書也苟録于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闕不足見義則刪之而已焉用不革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為疑以傳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平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其言而不知所以為經者歟

十有三年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

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

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公不與盟者正與不見公異此盖以政在季氏侵暴邾莒兩國之君愬于會晉于是謝公使不得盟以公為不足殺恥故著之何與陳蔡之復也傳益不見其事徒以下文見陳蔡之復而妄意之諸侯以義與滅繼絶而不得與此正君子之所當恥者何反謂之亂而不恥乎亦欲附會得意致會之言

而為之說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既滅陳蔡因平丘之會懼而復反其世子經不以楚復之為文而以蔡廬陳吳自復為文雖未得國而預書其爵以見國與爵皆廬吳所應得而非受之楚者也此皆反其舊國豈所謂專封者哉傳知以歸起問而不知所以書歸之意故誤以為專

封而奪之也

十有五年春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宫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君有事于廟聞大夫喪去樂卒事於禮未之見曾子問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

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則是君在祭而聞
大夫之喪者不廢也非特社稷而已衛柳莊寢疾
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可見大夫之不告也
傳蓋但見叔弓卒之事而不知叔弓卒於祭故誤
以告為例乃仲遂卒自不應告而告蓋仲遂之殭
爾不可謂之禮也

十有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
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此但見其同日俱災爾非異也何與天下之事其
失與沙鹿崩同
十有九年
冬葬許悼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於弒止進
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

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許止罪其不嘗藥爾不責其不能愈疾也與樂正子春一飯一衣之間脫然而愈者不類矣然樂正

子春能損益衣食以盡其節可以為孝而疾愈不愈亦非子春之責不可以為義

二十年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

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傳嘗謂曹無大夫矣故公子手之見以為憂內令公孫會亦不得見而見者也何以不起問而遽論其畔乎凡大夫出奔未有書自者蓋皆以自其中國出為文也唯會獨見自鄸則鄸者蓋會之邑自

其邑出奔也審以其邑畔則當如晉趙鞅先書入于晉陽以叛然後與宋華亥向寧華定同書自宋南里出奔其義乃顯今不見畔而見奔豈畔者哉乃以為為公子喜時之後諱尤不可據傳為春秋為賢者諱之說固自不可盡通若其小過不害大節或為之諱以全其美猶云可也使據地畔君雖賢者之身尚不可諱況其後乎亦不可以為義矣

二十有一年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

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

因諸者不知其為何語何休以為齊故刑人之地傳以為喻其言亦已迂矣宋南里者明在其國中不可以地因以里之南北辨之猶言亳城北𨶒不必别為義也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王室猶言王家也子朝爲猛爭國事在其家自應以實書王室不嫌其不及外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王猛據左氏太子壽之母弟是亦王之嫡子法之所得立也子朝庶長也朝以猛非太子而欲以其長奪之故作亂而爭猛未踰年天子在喪未踰年之稱於禮不可見矣以傳世子父沒稱子之例推之此諸侯之禮而已今猛以名

繫王豈天子之稱異歟何以言之禮所以別嫌也若槩謂之子則下同於諸侯不可云劉子單子以子猛居于皇若加王子以為之辨則下同於衆子與王子朝何以異以名繫王固其所也傳既不見其事又不知其所為別者乃以為當國所謂當國者欲篡也蓋下又言以王猛入于王城傳每以入為篡辭故遂成其說而不疑其實皆未嘗得其事之本末但拘其例而妄推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非也說已見前

冬十月王子猛卒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未踰年君者猶有先君存焉不成其為君者也方其生有當君之義故以名繫王不得不異又以别嫌其死則終亦王之子而已故復以王子猛書之

而稱卒不以王子朝爲疑而嫌也傳見其前但稱名後復稱子故以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使其與之則可稱天王崩乎

二十有三年

晉人圍郊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據左氏子朝始作亂以郊要餞三邑之甲遂劉子及晉籍談荀躒納猛而郊人復敗王師郊疑爲子

朝之邑此乃圍王子朝爾非伐天子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

據左氏雞父之戰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吴乘其後而擊遂敗三國此正傳所謂詐戰也故經書敗不書戰傳何以知其為偏戰而以詐戰言之乎凡師各以主戰者居上經未嘗别外裔與中國也今言吴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則固吴主之矣何得彊以為偏戰而不與主中國乎所謂不使中國主之者謂其王室亂不能救也子朝與猛之亂晉為霸主齊魯為大國經尚不責

其不救何獨責於頓胡沈蔡陳許之小國乎使不
以責而吳實以詐敗之可云頓師胡師沈師蔡師
陳師許師及吳戰于雞父頓師胡師沈師蔡師陳
師許師敗績乎此亦不知其事而妄意之者也
此與獲莒拏獲宋華元之獲同義師敗將獲法自
當書所以重將不為獲之者起義也且前言偏戰
以不得主中國而以詐戰言之矣今言不得主中
國而復以少進言獲春秋曷為乍進乍退若是其

頃乎

天王居于狄泉

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天子諸侯在喪有自稱之名有臣子稱之之名傳

於毛伯來求金言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

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故其說以為天

子三年然後稱王蓋言孝子之心三年不忍當也

然此其自稱而已經於魯君踰年書即位未有不

稱公者傳亦有踰年稱公之論則天子未三年豈有不稱王者哉是蓋臣子之稱也傳初不知其辨而一之故疑敬王未三年而稱天王以為著有天子夫周雖無君所以為天子者固在豈王室之亂而能沒之惡在區區著其有哉此蓋不知毛伯求金不言使者自天子言之敬王居于狄泉言天王者自臣子言之兩者固不同也

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此言有疾者著公之實有疾則以見他不言有疾
者皆非疾也何殺恥之有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
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
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

騶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

季氏而謂之弑傳蓋未知君臣之爲辨矣宜其前以公子招殺偃師而謂之弑也

二十有六年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

傳以入為篡辭故于此不能了而謂之不嫌夫既不嫌何不言歸而必以篡辭書之哉則敬王終亦為篡者也

二十有七年

邾婁快來奔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非也說已見前

二十有九年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曷為郛之君存焉爾

潰者衆叛之辭前邑潰不見于經盖畧外之義故

外邑皆不書非止潰也此以詳內故書之爾猶外

邑不言圍而內邑言圍也何用見其郛之而君存

使君不存則潰不書乎

三十有一年

冬黑弓以濫來奔

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

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為我殺殺顏者吾為其妻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為有於顏者也盱幼

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
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
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
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
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
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
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於夏父當此
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

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絶之則為叔術不欲絶不絶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

傳為善善及子孫之論吾固已言其非矣使叔術之事誠然尚不足以免黒弓之叛况其言詭異傳前後自為兩辭則何足信乎穀梁所謂别乎邾而非天子所命者是也

三十有二年春

取闞

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據左氏昭公欲伐季氏叔孫婼如闞公在陽州婼自闞歸則闞蓋内邑或叔孫氏之别邑也以為邾婁之邑誤矣

定公

元年春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諸侯以強而更相執非王政也以彼善於此而言之諸侯有罪伯主能執之歸于京師以聽天子之命猶以為可也然執之有當其罪者有不當其罪者故經有以侯執有以人執傳以侯執為伯討以

人執為非伯討此其說是也然則非伯主且不得
執矣而況於大夫乎城周之役晉侯不至而以韓
不信主之令稱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則韓不信
之為也傳既知大夫之義不得專執又何以伯討
言乎據左氏仲幾蓋為薛所愬而執者宋誠有罪
韓不信在天子之側宜當請於天子而正之何為專
執不歸之天子而歸之晉經所以挈京師而著之尚
安足為伯討哉謂之實與而文不與吾不知其說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凡害物者謂之災不害物者謂之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月令八月殺氣浸盛九月霜始降今以八月而霜降殺菽隕霜異也殺菽災也二事故並見非獨記異也何以見異大於災而書異乎若隕霜不殺草乃可言異爾

二年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災自雉門始而次及於兩觀此言之序自當然傳何疑而必以不言雉門災及兩觀起問蓋謂不以微及大為說亦已迂矣公羊解經大抵欲顛倒先後而自以其意為義度其義蓋自發之使辭不言

及但云雉門兩觀災則傳又何說乎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新與新作異新者修舊新作者非修舊有創為之者矣穀梁所謂有加其度者是也周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以天子皐門之制為庫門應門之制為雉門蓋不得純同乎天子也今因災而新之乃言作

者是更舊而實以天子雉門之制爲之矣尚何修
舊云哉不務公室者言不勉從公室之禮也若但
修舊而不作則何以謂之不務公室此亦自相伐
矣

五年
於越入吴
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
以其名通也

昭五年書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三十二年書吳伐越則越之名固已前見矣今言於越何以為未能以名通乎凡諸國之名經未嘗有加損各從其所自稱以來告者而已所謂地從主人者也則今稱於越蓋前稱越後稱於越猶楚前稱荆後稱楚爾傳以未能名通言之適反其序矣

六年

季孫斯仲孫忌師師圍運

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古末有無二名者孔子之母名徵在故禮二名不偏諱則二名何傷於禮乎此葢闕文忌上亡何字爾

八年

從祀先公

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

孔子不與僖公以兄先閔公故經書躋僖公以為恥則今正之而順祀非不善也但陽虎為之不當其節爾傳記逆祀而去者三人可矣順祀而叛者五人不知其何意豈反有不然於順祀者而公羊以為是乎

盜竊寶玉大弓

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

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騄馬而
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然而甲起於
琴如䄄不成郄反舍于郊皆説然息或曰䄄千乘之
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
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
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
龜青純
此不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為魯之分器而

妄言之也

哀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
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傳以納為入辭遂謂此實入衛以子不得有父故
以戚言之此乃自解其例非解經也按此實止入
戚未入衛爾何用更起問盖傳始誤以納入同為
一辭皆謂之簒是以終其書每失而不悟也　圍
戚逆之甚矣而反以為伯討為說之獘一至於此
且齊至是安得為伯哉而傳遂謂曼姑受命靈公

而立輙不知其何據乃知先儒敢創設事端以附會其説無所忌憚每爾曼姑雖使受命于靈公然帥師圍戚則輙命之也幸而得戚則曼姑可遂殺蒯聵而輙不問乎若曰輙非敢圍蒯聵者此曼姑之為則捨其父而聽其臣是何以立於天下此皆人之所不忍言而公羊言之不疑范甯論之詳矣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毁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

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記災也

桓僖蓋親盡而不毀者也三家皆出於桓而僖公

為魯中興之主故僭存之傳蓋不聞孔子之言而

遂以不言復立為春秋見者不復見其誣經可知

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

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

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弒左氏作殺當從左氏並不使盜得君蔡侯也故不言其君而言爵猶閽之言吳子也閽雖賤而有職守於王宮盜非有職守者也故閽言弒盜言殺傳蓋不辨弒殺之義故二辭常一施之經書盜二有以微者言之者盜殺衛侯之兄縶是也蓋殺大夫有稱人以見有罪者不可復以微者稱人故變文言盜微者雖非盜亂而殺大夫則亦可名以盜矣是以陽虎竊寶玉大弓亦言盜者虎既不得以

名見而内無稱人之理故亦謂之盜也有以賤言之者此殺蔡侯申者是也蓋將以别乎微者故因其為亂而正名之以盜也然則何以知其為罪人若賤乎賤而非罪人則何以盜名之乎

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

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宫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戎曼子名猶執蔡侯獻舞不反之辭也據左氏赤

本楚之屬國叛楚而奔晉楚人以師求之晉復以
與楚故言歸此文當然傳蓋不知而妄為之辭晉
誠伯討自當以侯執今既以人執則於傳例非伯
討明矣何用更避審不歸天子而歸楚自當正其
京師楚之罪亦何避之云蓋傳斷赤歸于楚下四
言别為句故何休以為避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
伯執而赤微者自歸於楚此乃承北宫子之誤而
非經之義也

六年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

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

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
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
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
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
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
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
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不以當國之辭言之者傳意謂其商人氏公子也蓋傳始以衛州吁弒君不氏以為當國謂將為君非復公子故以國氏而商人復氏公子則無以為之說故於此復以弒而立者為辭謂商人立州吁不立故也然陽生弒而立者也乃不與商人同辭而與州吁同辭則其說又不能行故復以諼言之然商人亦欲傾舍而奪之位驟施於國而多聚士卒以弒舍豈非所謂諼哉其迹雖不同而志實相

類然而陽生之詐成於陳乞而商人之詐乃出於
己其惡當在陽生上經以陳乞主弑而不以陽生
其意可見今乃不讓商人而讓陽生則適足以自
伐矣盖其義一失於州吁後雖知其不通而不能
變必欲遷就而成之故愈多而愈遠也

七年

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

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内辭也使若他人然邾婁子

莒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
諱也
前言秋伐者志伐而已後言八月入而以邾婁子
莒來者非前伐也蓋再伐而入之此乃正入不言
伐之例傳何以知其為前伐而反起問哉魯邾鄰
國也連月之間以前伐不得志而再伐此理之當
然無足恠者以邾婁子莒來辭連上文蓋內辭以
來為歸何以見若他人然亦妄矣凡戰而敗不服

而强得之者獲也入而服因以歸則非獲也言獲亦非是且諸侯均不得相侵强得之與服之其罪一也獲為大惡則來豈得不為大惡乎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為絶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曹伯陽名不反之辭也則曹真滅矣其不書滅自春秋之義吾說已見左氏且已滅同姓諱之可也

而他人滅之而又以其不能救爲惡而諱春秋無

乃責人終無已乎魯至哀公亦已衰矣內有季氏

之專而外又近迫於齊遠迫於吳哀公區區欲自

免其身而下從於越謂之力能救而不救亦不可

也

九年春王二月葵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

取之易者未必出於詐詐者取之未必易二義自不相因非經言取之意取者盡有其衆力能得之者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始用田賦則當言初矣今不言初則後未必常行不必譏其始也是歲方與齊為艾陵之役豈畏齊怨而為之備歟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非也說已見前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言吳主會而先晉侯不與外裔之主中國與以會
兩伯之辭言之為重吳者是矣而言吳在是則天
下諸侯莫敢不至則非也蓋公羊不知外傳所載
夫差欲尊王室辭尊稱居卑稱故意之云爾當時吳
雖強晉猶主中國無有不聽命於晉者豈以吳故
而莫敢不至哉是猶言貫澤之會大國言齊宋者
雖中國未必然況於吳乎穀梁亦不知外傳之言
故為請冠端之説以為籍予成周以尊天王蓋僅

得之而不盡乃知說經固不可不知事也外傳言吳初與晉爭長後卒推晉與經之序正合吾是以知其可據

晉魏多帥師侵衛

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

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獲麟之義深矣不必辭為之大蓋實狩也左氏固言之矣　春秋始隱之義三傳皆不能言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不斷自隱公始也何休蓋微知之而不能自主其說反惑於三世之論蓋公

羊之說姑以為祖之所逮聞夫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書本於唐虞而論易上及伏羲神農黄帝之傳今立一王大法以遺天下後世而區區私其一家之傳不亦狹且陋哉且祖之所聞以孔子逮事而獲傳之以常情論不過得百餘年事而已安能上及隱哉以為魯高之逮聞非孔子所逮事則等為不親傳又何擇於魯高乎其言之淺俚不待攻而破矣

謄錄貢生臣徐掄元